



論語徵集覽
五

六九

公治長

服部文庫
117
248
5



117
248
5

論語徵集覽卷之五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古孔安國曰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綖也所以拘罪人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縲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新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綖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也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綖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造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

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古義公冶長孔子弟子縲黑索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蓋以枉濫被繫故云然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造字子容言有此德故必見用於治朝謹其言故又能免禍於亂世也夫嫁女擇婿必求其良者天下之同情也若長之陷於縲綖人之所辱然以非其罪而妻之至於南容又以其可免於亂世而妻之正見夫子之取人惟是之從不拘於一也蓋編論語者併錄二子之事以明聖人之權度變化無方學者之所當盡心也

徵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綖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擇婿止於是耳豈

曾子曰見泰伯
篇

微言徐儼絃曰
一在縲紲之中
一免於刑戮於
此可識二子之
高下

以為奇貨可居而藉以為榮乎。後人以為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為願。中庸贊孔子。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為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為農工賈。貴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為至焉。秦漢以後。始囂然人皆願為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塔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

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也。殊不知南容為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一言者。以其為三家之族耳。長有縲紲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且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為榮之心。爾無臧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此事誠然。雖然。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

傳云禮記曲禮又云坊記

柳下惠姬女子見毛萇詩傳及家語

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姬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為高者眾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縚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左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古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包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新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古義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人也言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若魯無君子者斯人安得取斯德而成之哉美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之取人每不稱其質美而深稱其好學若言顏子是也今於子賤先美其德而後專歸之於師友薰陶之功蓋生質之美有限而學問之功無窮苟資之於師輔之於友以取其善則何學不可至何德不可成哉後世無實好學者故恥下問遠善友學問之功終不能以勝其氣質之偏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而曰學之無益不亦誤哉吁

徵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仁齋先生曰贊賢師友

舜之無為衛靈公篇
舜之大智中庸

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古器。孔安國曰。言女器用之人。包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宗廟之器。貴者。

新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古義。器者必備。而不可闕之。謂言子貢之材。天下不可無也。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蓋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子貢之材。之美。可貴而不可常用也。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見子問

集賢卷之五

五

樂肇晉人作論語駁三卷論語釋疑十卷

許行見孟子滕文公篇樊遲請學農圃子路篇

徵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樂肇以爲未詳。然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耒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民。猶如耒耜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耒耜爲尚。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

周禮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忠六德和仁聖義

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古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巧言學而篇
剛毅子路篇

古義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時俗以佞為賢，故美仲弓優於德，而病短於才也。禦猶抵當，給辨也。言佞人所以抵當於人者，但隨口取辨而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非所以病仲弓也。愛人者，人亦愛之。仁之所以為美德也。若屢憎於人，正見佞之為凶德也。夫子戒之宜矣。當時實德日病，諛風日盛，人徒知重佞而不知重仁，故夫子言此以深明不可用佞之意。或曰：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而夫子不許其仁者，何哉？曰：仁實德也。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

徵仲弓為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為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佞，每欲仁之兼佞，以為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

孔子曰顏淵篇

又曰雍也篇

木訥近於仁。仁佞每並舉，可以見已。蓋能言者不能為，能為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佞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古孔安國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
 未能信者未能究習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新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
 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
 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之又曰古志○程子曰漆雕開
 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微則一毫不自得其
 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其
 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
 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
 夫子所以說之也
 古義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開言吾於斯仕進
 之道未能無疑蓋欲學成而後仕其心未以自足
 也故夫子善其篤志而悅之學者之於仕雖其
 材未充然親戚責之朋友推之則未必不出仕况
 如開之學聖人使之仕則其材必可用而猶未肯
 之則其不自為足而所以求之者可謂至深矣此
 雖賢哲之細事實學者之所難故聖人深悅之也

徵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
 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
 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
 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
 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
 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
 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
 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賦或以足民或以
 賓客之禮則志如其材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
 試也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人各其材

三子言志先進篇

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古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僂喜不

復顧望故孔子數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已古字材哉同

新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

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古義桴筏也子路欲從夫子而行故言好勇過我也鄭氏曰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蓋子路

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故戲之耳猶戲子游割雞焉用牛刀之意此與欲居九夷章同意蓋夫

子之素志也當時君昏臣驕天下無所之往故欲乘桴浮海化鳥夷之民以為禮義之俗聖人以四海為一家之心於此可見矣子路好勇故欲從夫子而行無所顧慮夫子因戲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有具於已而後可以濟人子路之德未及于此則雖欲乘桴浮于海徒爾無益故美其好勇而進其所未及也

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

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

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迺非獨

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

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

喜其言與已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

廼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枵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興大事涉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廼可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財哉。同。恐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古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孔安國曰賦兵賦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
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古義仁實德也故雖子路之才猶難必其有所以夫子以不知告之朱氏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可知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他人觀之皆足以稱仁者然夫子不許之者蓋學有實材有實德孔門固貴乎實材而至於實德尤難其人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材之可用而一無以仁許之者若管仲雖非有實德者而素有濟天下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夫子亦稱其仁至

於三子則未可預期其功又不見其慈愛之德全
 有於己故皆以不知答之論曰世之務詞章記誦
 者多驚於空文而不知成德達材夫有實德而後
 實材可得而施有實材而後詞章記誦亦得為吾
 之資若夫既無實德之可觀亦無實材之可取則
 雖議論可聞文章可觀皆無益之瑣事焉耳三子
 之為人雖未可知其仁而其所自期者既如此夫
 子之所許者亦如此則雖未至有實德而亦可謂
 有實材者矣古人之學隨而可知矣

徵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為之宰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
 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
 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

古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包氏曰既然子貢不
 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新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
 氏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
 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與許也○胡
 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
 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以上之資學而知之資生知
 之亞也聞一而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資生知
 也夫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
 此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古義愈勝也子貢方人夫子問其與回孰愈以觀
 其自知如何聞一而知十謂聞一事而知十事蓋推
 類之所極而言也聞一而知十謂聞一而知十事蓋推
 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

家語在厄篇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也與許也言女固弗如回然吾及與女所謂弗如之言蓋有合於夫子謙己服人之難也蓋知人之善固難而服人之善最難既知人之善而又不難於自屈天下之至難也子貢於是知其進德之深也人惟以穎悟觀子貢者未也

徵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自知之明且先王之道散在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廼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聰明又如此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

皇疏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是朱註與訓許女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因孔安國曰宰子弟子宰我包氏曰朽腐也雕琢刻畫王肅曰朽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孔安國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

新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

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
 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
 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
 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
 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
 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古義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画也朽鏹也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
 責乃是深責之也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自
 言於予之事而改前之失乃所以重警之也胡氏
 曰予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
 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
 我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聽言信行待
 人之誠自當如此聽言觀行觀人之法亦當如此
 二者並行而不相害初非聽其言而全信其行也
 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也蓋聖人之心猶造化之
 妙隨物賦形或培或覆各因其材其言
 於予改是者適因宰我之事而發耳

公羊傳僖二年
 曰獻公朝諸大
 夫而問焉曰寡
 人夜者寢而不
 寐其意也何晉
 語曰獻公田見
 翟祖之氛歸寢
 不寐
 檀弓語家語曲
 禮篇作康子晝
 居內寢孔子云
 云可備一證
 左傳宣二年

徵宰予晝寢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古有寢不寐之
 文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
 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為寢
 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
 者焉故孔子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
 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
 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
 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
 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數而言曰不忌
 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

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耳。皇侃本。朽作巧。王肅曰。朽。鏝也。皇本亦作巧。塤也。侃釋之曰。巧塤之使之平泥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古包氏曰申枨魯人。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新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剛。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或

古義剛堅強不屈之意。申枨弟子姓名。孔氏曰慾多情。欲蓋夫子發其隱微。而明枨之不可得剛之由。人多情慾。則於一切世味。眷戀不忘。而於義所當為。遂巡長縮。欲進不能。此慾之所以不得為剛也。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不能剛。其勢然也。然世俗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者。為剛。而負氣好勝。悻悻自好者。亦以剛自居。殊不知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也。

徵剛者。邢昺曰。謂質直而理者。朱子曰。剛堅強不

屈之意。仁齋先生曰。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

書阜陶謨

六言六蔽陽貨篇

見壽問

集覽卷之五

十四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為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為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

易損象傳

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為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愆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慾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為剛也。然未聞以聖人為剛者矣。大氏理學者。流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素焉。豈非堅白之論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古馬融曰加陵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新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

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

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古義加諸我者猶曰施諸而已施於人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而子貢曰我所不

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之所病而子貢以此自期夫子所以抑之也蓋學貴乎

副實而嫌乎馳高聰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學若不及猶恐失之伯玉

使者不曰欲無過而曰欲寡其過夫子稱之曰使乎使乎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是有自居其

位之弊而無深求進益之意其抑之者蓋進之也

徵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

能化其人使不為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

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皆謂非義相干為加是古言也蓋言人以

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己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

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已亦他

人故孔安國變人為己以明其義耳本文人我相

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已

揚升庵外集經說部曰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也古文取其便誦于文取其二義也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云莊子云云

揚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及我為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止其人。使無為非義。然子貢或能為其一二。豈能皆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於失已。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遏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以謂此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勿。此曰無。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為仁恕之別。孔子語子貢以恕。而仁非所及。故孔子云爾。安哉。

古者勿無通用。孰為自然。孰為禁止。且子貢不曰無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得而聞也
文章 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 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古義文章指禮樂典籍而言其事著明皆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生質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殃聞也性者人之生質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殃禮樂文章祭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教人也其禮樂文章祭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教人也其天道則不可得而聞焉蓋聖人之心篤于好善故知人性之皆可進而于善而天道之必佑善人也故其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天道曰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如予何然驗之于人事則疑乎人性之不能皆以進于善而天道之不必佑善人也蓋有非信道好德之至不能輒信者矣此子貢之所為故其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論曰聖人之道因人以道而本非有深味隱微不易領解者也而子貢以進善也徒不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人皆可以親惟善是親故天必佑善人也不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此子貢之德不及聖人故亦以夫子之言為不可得而聞也其唯聖人乎其心一於善而視蓋天蓋地莫非斯善也故知人之皆可進善

而天之必佑善人也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人也及後世學驚高遠求道虛玄乃謂性天之理非領悟之人不能輒解子貢學究精微而後始措詞如此豈其然哉聖人所謂性與天道皆後世所謂氣者而未嘗就理而言不

徵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

則韶舞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而聞也為學者所共聞仁齋以

語顏淵見衛靈公篇

不可得而聞也。為絕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有以為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晚之類。謂聞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古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新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古義前所聞者雖既行之。然於心有所未滿。則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子路好勇果於行。善門人自以為弗及。故編者記之。以為學者之模範也。○張氏拭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徵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古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新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此而巳。蘇氏曰。疾。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命駕而行。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古義。孔子為大夫。名圍。文其諡也。文者諡之至美者。而圍之為人。不副。故子貢疑之。言人性敏者。必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貢疑之。有如是之美。故得諡為文也。文之為諡。不可復加。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人之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為人。而有如是之美。則其得諡為文。不可謂不宜也。夫子不沒人之善。而具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則文子之賢。可從而知矣。且文子之言。非溢美。亦無道得賴以不喪。則夫子之事。恐未必然。可知矣。左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必然。

左傳哀十一年

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

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諡法。亦以為文。聖人開人

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

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諡

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

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

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古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左傳襄三十一

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古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推賢讓能不矜其能執君之事慎而不怠生養其民惠而有恩使之以義不徇其欲君子之道謂萬世通行之道也行己以恭為要事上以敬為主養民以惠為本使民以義為則苟有此四者則可以治天下豈止鄭國子產雖為春秋賢大夫然人未知其有君子之道故夫子表而出之論曰稱君子之道與稱聖人之道甚別聖人之道者以其極而言君子之道者以平正中庸萬世通行之法而言若中庸所說諸章是也但費隱一章說者以高遠隱微之理解之失倫者甚矣
徵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

又曰襄二十六年

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又曰襄三十年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可以見其惠與義也。鄭介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古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
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古義晏平仲齊大夫名嬰陳氏櫟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為善交也論曰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難行之事而乃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不衰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苟知此則識晏子之行不可及也

徵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敬之作久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為先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論子產一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古包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包氏曰節者抑也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画為藻文言其奢侈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之為知

新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椀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古義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蔡大龜也謂築室以藏蔡節柱頭斗拱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言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朱氏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蔡氏清曰文仲居蔡其崇重如此則是一心倚著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必在所略此豈智者所為乎

徵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註居猶藏也以爲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椀相粘非也

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何據山節藻椀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蔡與山節藻椀古註以為二事云居蔡僭也山節藻椀言其奢侈今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為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椀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為山節藻椀不關不知之事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

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梲。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為著室。南戶。置赫于室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為神也。著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古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孔安國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
 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
 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
 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
 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
 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
 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
 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
 難。遂以信其大者。夫子之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
 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
 非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
 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
 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
 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古義。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於菟。子張以子文忘其身而忠於國。故疑其仁。夫穀

依於仁及欲仁
 共見述而篇

子以其未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又無利澤及物
 之功。故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也。崔子齊大夫名
 行。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
 四十匹也。違去也。子張以文子制行之潔。又疑其
 仁。夫子以文子亦子文之比。故亦但許其清而不
 許其仁也。○按春秋傳。崔杼弑君之後。文子屢見
 然。觀夫子既許其清。則左氏之說不可據信。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謂之仁。政雖
 有仁心。仁聞然。民不被其澤。謂之徒善。以其不足
 為仁也。二子既無慈愛惻怛之德。又不見有利澤
 恩惠遠及於物。故夫子俱不許其仁。蓋以德行之
 謂之仁。以力勉之謂之節。若二子之忠清。可謂之
 節。不可謂之仁。何者。無其德也。若使仁
 人為之。固可謂之仁。豈止忠與清哉。
 徵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
 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
 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

孟子所謂見公孫丑篇

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迺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己。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宋儒求之而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窘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

三仁微子篇

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為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它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哉。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古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也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篡立文子可一討反為之使齊而納

黃氏說見升庵文集四書類及代醉編今按皇疏李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

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祿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黃氏以前已有此說學而不思為政又曰見衛靈公篇又曰堯典又曰洪範又曰孟子告子篇又曰離婁篇

略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斷而及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徒多思之為尚古義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者譏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非謂再則已審也此譏季文子為魯國卿不知為政之體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弗思則不得思之有益于事也固大矣然為政莫善於明決果斷莫不善於優游不決故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夫事之千條萬緒固有不待一思而得者矣或有千思萬想而猶難決者矣而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是徒爾思惟不知決斷夫子之所以譏之也

徵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為是鄭玄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

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為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且是古聖賢之貴思

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事之小而近。雖不思可也。大而遠。雖千百思之可也。何必再三之有。大氏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為其所見誤之已。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古馬融曰。衛大夫甯命武諡也。孔安國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新甯武子。衛大夫名命。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

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古義。甯武子。衛大夫名命。武子事衛成公。事見春秋傳。此言甯武子處世之難。而不知邦無道則愚之。人唯知邦有道則知。而不知邦無道則愚。之益難。邦有道則上明。下直。是非非無所忌。憚方是時也。固易用知。以濟事。邦無道則上昏。下諛。是非望亂。方是時也。既不枉道。以希合。亦不悖直。以取禍。是為難能也。此所以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盧氏一誠曰。古之豪傑。善自韜晦。以濟大事。如留侯之為韓。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蕃。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甚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
徵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

徒殺其身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
 在忠也。其心在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
 在忠者。仁之道也。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
 此歟。然其愚之不可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
 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
 儒者不知此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曰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

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
 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
 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
 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
 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
 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
 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
 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
 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古義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
 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
 割正也謂能裁義理而行之也此門人記夫子之
 教大被萬世之由也夫子當初周流天下欲以行
 道至是而知其終不行故欲成就後學以詔道於
 來世而中行之士不可得而吾黨之小子志大
 而略於事雖可與進於道然其或過中正於是
 欲歸魯而裁之是與民共治因時為政其教不得
 人其德雖盛然與民共治因時為政其教不得
 被于萬世之遠至於吾夫子而後教法始立道學

詩簡兮邶風

孟子盡心篇

始明猶日月之麗天而萬古不墜也。猗嗟盛哉。此雖夫子之不幸。然在萬世學者則實大至幸也。

徵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忌其初。孟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故曰狂簡。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也。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

孟子盡心篇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奚容箴字子皙狄黑字皙併點為三人

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貶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忌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為孔子思之。朱子以為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皙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為人蹠踣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皙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孔伋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古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

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

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古義相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

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怨之也此明伯夷叔齊之仁蓋顯微闡幽之意夫清者之心必深

念舊惡而至於絕物若清者而不念舊惡則非仁者不能也若夷齊之行自合於聖人與其潔也

保其往之心也其曰怨是用希者蓋稱其仁也孟子

子亦論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足以相發明焉

徵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為然也不念舊惡惡不

仁之不已甚也念不忘也舊惡舊時之惡也朱註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夫既改之烏可為惡蓋舊

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

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

既為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

此在他人亦非難事特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

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

稱之也壹父翦商豈無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

之時周益强大豈必復奪國及侵地亦世移事去

孟子所載見公孫丑篇

見壽問

集覽卷之五

三十一

孔子又曰述而

孟子萬章篇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孔子曰陽貨篇匿怨本篇凱風小弁之辨見孟子告子篇史記伯夷傳

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丘亦恥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

老子第十四章

孟子論見離婁及公孫丑篇

也。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為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

家語弟子行

文王敬忌見書
康誥

王直著夷齊十
辨載皇明文衡

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心也。然
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及於西歸於周。享
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孔子以不念舊
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者。伯夷
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伎害也。不忌者。無所顧慮
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載。益足
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事。明
王氏辨其妄。盡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古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

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
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
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
高所狂。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
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
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
謹也。

古義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
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為己之所蓄。以
與之。故夫子譏其不得為直也。人之乞物。有則當
與。無則當辭。倘再三乞而不止。則旁乞諸人。而與
之。亦豈不可。而微生高方人之乞。醯其家無有。而
乞諸其鄰。以為己物。而與之。不直甚焉。聖人最嫉
世之釣名掠美。傲然以自高者。若微生高是也。彼
曲意狗物。其事雖小。然不可與入君子之道也。夫
子譏高之不直。亦惡
鄉原亂德之意也。

徵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

憲問篇曰微生
何謂孔子曰丘
與無乃為佞乎

之孰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及言以戲之耳
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為不知皆
戲言也家偶無醯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干何直
不直故知其為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
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
人閭巷間匹夫匹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
知孔子家乞之也微生畝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
故知其為鄉人也門人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
黨愷悌親人也且高以直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
且孔子家乞醯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

存疑一說孰誰
也言今之人有
誰謂微生高直
者嘆人不知其
直也因舉乞醯
一事委曲用意
如此宜狗迹不
謂其直而諒心
者深信其直也
鄉人之子八佾
篇

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相似也孔子戲言
以喻之使其知凡事不可徒直亦教誨之道存焉
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銜名沽譽
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
微生高直為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鄉人之
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古孔安國曰足恭便僻貌孔安國曰左丘
明魯太史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
者之可取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

正字通足又御韻直去聲過也

知矣。夫子自言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志以直也。古義朱氏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其所恥有深合于聖人之心。故曰：丘亦恥之。亦竊比老彭之意。此承上章之意而類記之。其務飾於外而內實無誠者，聖人之所深嫉也。若左丘明之者，有甚於穿窬之盜者，故聖人戒之。

徵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

足恭象恭也。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又管子五行篇苗足本注。足猶擁也。正考父鼎銘見左傳昭七年。大象易小過。

吾與女不如本。願為之宰已見。直在其中子路。

見禮記

卷之五

三

亦為譌音。祇當從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段使過恭果為可恥，則正考父一命僕，再命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括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繫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為一繫之

韓退學解左

後儒說見大全

朱子說及鄭夾

宋王曰登徒子

好色賦

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作左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為別人。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誓臆。說不足信矣。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為浮誇。宜矣。夫詩易列六經。而詩嫌誨淫。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氏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古孔安國曰憾恨也。孔安國曰不自稱己之善。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孔安國曰懷歸也。新蓋何不也。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

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古義蓋何不也衣服之也伐猶黨同伐異之伐無己所欲故亦欲無施之於人也老者志瘁故安其意而欲使無憂虞也朋友易離故堅守信而不相遺棄也少者畏上故懷來之而為其依歸也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即其所行即其所言苟躬行有所未至則不敢輕以自許若諸子之言志是也子路欲篤於朋友而無一毫鄙吝之心顏子欲成人之善而不施勞事至於夫子則欲凡人之接我者無一不得其所若子路之言固善矣然徒有與人共之之意而未見及物之功顏淵之言固有及物之功然未見物各得其所之功若夫子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蓋子路義也顏淵仁也夫子造化不知天地之大也大地之中而

徵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為。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

夫子與點先進

子路者曾子所
畏孟子公孫丑
篇或問子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變然
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

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處言。故有
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
但有小大之差爾。此誠然。祇子路以輕財利言之。
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主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
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
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
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
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
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是誠然然。

或謂文林貫旨

不讀

出於有意者，豈必卑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
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佑佑乎有意無意
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
按子路或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
路。妄哉。豈謂婁敬之陋，昉自孔門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古包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
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
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
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數之，其警
學而深矣。

不貳過雍也篇

古義 朱氏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之於過也。憚改而必文。苟能見其過而內自責。如訟者之必計人。之非而不少假借。則其悔悟深切。纖毫無遺。非實好學者。豈能然乎。夫子歎其終不得見。則可見天下非無好學者。而真好學者之甚。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稱爲百世之師。空矣。

徵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弟子之行。顏子之外。亦莫有此。夫子所以嘆也。

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古無

新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古義 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之人無處而不有。至於好學之人。則天下鮮矣。此數美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學問之至。積小成大。化舊爲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有聖人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其造道愈深。則好學者愈篤。唯夫子爲能好學而益見其度。越乎群聖。也。論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爲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爲主。而以一旦豁然爲的。於是實德愈病。而與聖門之旨。日相背馳。學者空鑒焉。

徵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虔切屬。

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爲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爲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好之也孔子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焉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

詩大雅烝民篇

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贊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益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爲人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爾

